



洋眼看中国

The Cha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的魅力

〔日〕奥野信太郎 著
王新民 姚佳秀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洋眼看中国

*The Cha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的魅力

〔日〕奥野信太郎 著

王新民 姚佳秀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的魅力 / [日] 奥野信太郎著; 王新民,
姚佳秀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9
(洋眼看中国)
ISBN 978-7-5426-6754-0

I. ①中… II. ①奥… ②王… ③姚… III. ①中国文
学—文学研究 IV. ①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4071 号

中国文学的魅力

著 者/[日] 奥野信太郎

译 者/王新民 姚佳秀

责任编辑/程 力

特约编辑/蔡时真

装帧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周 丹

监 制/姚 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印 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10 千字

印 张/13

ISBN 978-7-5426-6754-0/I · 1531

定 价: 42.80 元

作者简介

奥野信太郎（1899—1968），日本著名汉学家、作家。1925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1936至1938年赴中国留学。1944年再赴中国北京，任辅仁大学教授。1947年起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1949年起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并兼任茨城大学文艺学部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著有《奥野信太郎全集》（共七卷），并主编《中国史谈》《中国名作全集》《中国古典文学》等。



奥野信太郎

奥野先生的随笔文章

(代序)

冈晴夫¹

漏窗视角

奥野先生生前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很多人认为，先生他作为一位素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的学者，学识素养深厚，却没有留下学术专著，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是，先生并不以为然，他更钟情的是随笔这种自由阔达的文章风格。

所谓学术专著，顾名思义，自然就是要就某个课题展开阐述，写成专著论文。可先生是个率性的学者，他喜好的东西是不带任何功利心的。在他看来，选择一个对象，板着面孔，劈头盖脸地进行评判，实在是件迂腐的事情，完全不合自己的脾胃。至多也就是用从容温和的态度，对于一些人和事情作些轻描淡写的评说吧。先生对于他的这种嗜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一辈子。如此这般，即便是

1 冈晴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艺文学会委员长，全国汉文教育学会评议员。

可能写成论文的东西，也被他写成了随笔文章。同时，即使他努力要写篇论文，写着写着，也不知不觉地充满了随笔的味道。这样一来，他写的就都是随笔文章了。其实，也可以说他的确是不会写论文。我以为，随笔的构思与随笔的情绪，实际上是先生的一种天性，是他身上流淌着的文学血脉之中最粗壮的一支。

简单来说，随笔是一种不受特定形式约束的自由畅达的文章体裁。作者不必过多考虑文章的整体结构、先后顺序的编排等问题，只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兴趣，自然周全地叙述清楚就可以了。在随笔文章中，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言自己的经验和感悟，这种人性的直白表达，正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随笔文章既无须以学究式的严谨顾及前后文结构上的呼应，也不必太多考究内容的客观性，即便带有一些自己的主观臆断，也不会遭到读者的质疑。文章中若是表现出过于浓厚的个人偏好或趣味，作为独树一帜的见解，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自然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文学风格，使得先生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得意洋溢在心头。与其说先生是学者，倒不如说他是位具有丰富个性的作家更为合适。历来，先生就对那些被定义为“非文学”的学术论文十分头痛，自己所写的那些东西，最终都是以自己的文学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众所周知，先生是位出色的“座谈”、“杂谈”的行家里手。如果只是说他口才洒脱流畅、话题丰富巧妙，还远远不够。无论遇到什么话题，他都能巧妙地纳入自己的知识范畴，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听众常常会不知不觉陶醉在先生的言谈之中。他那种自在绝妙的语调语态，那种雅俗兼容的谈话风格，实际上是与他的随笔文章一脉相承的。

先生的随笔文章学识素养深厚，生活话题丰富，好奇心与探求心旺盛，而且具有锐利的观察力、独特的嗅觉、流畅的笔致。无论从哪一点上来看，都反映出他非凡的文学功底与深厚的生活阅历。并且，在他的文章中，加入了许多具有他自身特点的情趣，使得他的作品闪耀着斑斓的色彩。可以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先生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他又善于将这种想象力不时地穿插到随笔文章和谈话之中，就愈加突出了他的魅力特色。学识与诗情的融合，成就了趣味万千的随笔文章，这便是“奥野文学”最本质的特色。

如此顺其自然的随笔创作，先生自己是这么评价的：“许多犹豫不决的事情，一旦回到自己的立场上来思考，就好解决了”，“我的所谓‘立场’，也不过仅仅是打开漏窗之一角，窥视世间而已”。（《随笔北京·跋》）不可否认，对于作家、作品以及某些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先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观判断的，但那也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依据一定的方法论而写成的论文、文学评论。我们应该这样看，先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漏窗之一角”观察这个世界的态度从来都没有变过。在谈到永井荷风的创作时，他认为荷风的创作已经达到了流水成河的自然境界。在《荷风文学读法》一文中，他指出：“一定要以平和的心态，打开自己这扇漏窗去观察大千世界”，“绝不以鸟瞰的姿态去观察生活。”这些话，无疑是奥野先生自己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信念。荷风早年信奉享乐主义，是一位在厚重家风中成长，叛逆又温文的张扬着异彩纷呈的青春光华的作家。先生之所以从小就深深地迷恋上了荷风，是因为他自己与荷风有着许多共同点，可谓是趣味相投吧。

“押错了赌本”

荷风的“花街柳巷”情趣，与信太郎的“街上溜达”情趣可谓是一脉相承。先生写有一本题为《街恋笔记》的书，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只要有空，就会在街上来回溜达，彷徨徘徊。对此，他学生时代的朋友青柳瑞穗曾经说过，这是奥野君的“自助小夜曲”。他在街上闲溜达，遇到旧书店自然不会放过，必定要进去看看；遇见咖啡馆也必定要进去，稍稍坐上一会儿；遇上小酒馆就更是喜不胜喜，当然也得进去喝两杯。就这样，他能够凭着自己独特的直觉与嗅觉，把那些别人不在意的娱乐场所通通挖掘出来。

我想，能够像先生这样在工作与玩乐两个方面都乐此不疲的人大概是没有的。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但从不受环境等条条框框的束缚，天然、率性地生活。在庆应义塾那种极其自由的学术氛围中，他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创始人，并没有受到“师承”的束缚。这样，先生就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应该说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情。

先生是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有时还出演文学剧，对酒和女人都很在行，所以，就特别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都知道他是位率性的学者，是位经常在广播电视中抛头露面的教授。酒席宴上，他偶尔露几手“绝活”，例如，章鱼舞蹈、泥鳅舞、扮演鬼怪等即兴表演，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样子，而且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真是什么样的演出，也不如他的小品引人入胜啊。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先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赌本押错地方了”，这是先生自己给出的评价。

但是，先生也绝不只是个洒脱通达、率性坦诚的学者。可以说，

他既不能好好遵守日常的规章，还是一位有着平常人难以窥见的极其复杂的性格的主儿。

譬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却表现出很享受孤独的样子。他怀着纯洁无邪的童真，却又会流露出十分狡黠甚至是恶作剧的表情与你开玩笑。他既是一个襟怀坦诚、洞晓世事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个憎爱分明、难以取悦的任性的顽主。同时，他既是一个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潜心钻研学问的人，又是一个放荡不羁、沉湎于酒色享乐的人。他既有明治（1868—1912年）那一代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又存着任性放纵、缺乏责任感的弊病。

先生的随笔文章，无疑思想是深刻的，题材是丰富的，文笔是优美的。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饶有兴趣地舞文弄墨，写出无数明快流畅、洒脱清丽的文章。这实际上也是日本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因而备受日本读者的青睐。

在先生亡故数十年后的今天，他的随笔依然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我想，这也正说明了先生文章的魅力所在。

目 录

奥野先生的随笔文章（代序）

中国文学的魅力 / 001

中国文学的前世今生 / 007

森鸥外与中国文学 / 016

荷风与中国文学 / 026

露伴翁与汉文学 / 042

与谢野宽先生的汉诗 / 046

中国文学与我 / 051

品读《浮生六记》 / 060

人工乐园的蔷薇 / 064

——乱世中中国人的心态

北平时代的洪北江 / 070

仙人与仙药 / 089

巫风与歌舞 / 101

滑稽戏溯源 / 118

武打戏觅踪 / 133

鲁迅的文章 / 144

——从《朝花夕拾》说起

花落幽径 / 154

——记唐代的女诗人们

《金瓶梅》备忘录 / 162

且说中国鬼怪文学 / 168

李贺杂考 / 177

佐藤春夫译作：《车尘集》序言 / 187

中国文学的魅力

写作本文时，我一直在考虑，该用什么词语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才是最恰当的呢？想来想去，以至于脑袋发涨，最后想到了“魅力”这个词。因为中国文学在某些方面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在这里，我用一个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来表达，不也正体现了我内心的真诚吗？当然，我的这个看法，也许并非人人都赞同，或者说未必能够产生多少影响，但这对于我来说，能实实在在表露心迹，也就再无遗憾可言了。

在我年幼的时候，社会上最重视的学问是“英汉数”，也就是英语、汉语和数学。其中的汉语，除读写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的人格形成和精神成长。所以，在略有传统色彩的家庭里，都是要让孩子们学习汉语的。

我的家庭恰巧是这样一个具有传统特色的家庭。

我的启蒙老师是母亲。母亲教我诵读《日本外史》。所谓诵读，

就是并不解释文章的含义与内容，只是一味地朗读，直至读得十分流畅。到底诵读了多少书？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至少把《日本外史》的大部分都教给了我。之后的诵读老师竹添井井¹先生是个“大人物”，那时，先生住在小田原的十字街上。他每周来京城一次，都要上麴街的平河街道看望我的外祖父子爵桥本纲常。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在周末吧。因为外祖父每个周六都会一改往日西洋的生活方式，恢复日本的传统，晚上在家里举行诗会，呼朋唤友，吟词赋诗。而竹添先生是诗会的嘉宾，被委以裁判的重任。先生久患肺病，身体一直都很虚弱，借着周六诗会的机会，正好可以在父亲的寓所进行健康诊断或者开药。给先生诊疗治病的，好像是我外祖父的弟子——野崎与多纳两位医生。野崎医生的诊所开在浅草一带，每个周六都不得不丢下病人，前来平河街，据说为此还遭到了许多人的抱怨呢。

就在诗会开始前的三四十分钟，我要上竹添先生汉籍诵读的课。我记得那是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年（1906—1907年）的事情吧，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先学《论语》，接着是《孟子》，间插着也诵读了《十八史略》²。我非常讨厌这样的诵读课程。与其说痛苦是来自读那些方块字，倒不如说是自己必须毕恭毕敬地端坐³在竹添

1 竹添井井：1842—1917年，日本近代史上的外交官、汉学家。名光鸿，字渐卿，号井井。世人多以竹添井井称之。

2 《十八史略》：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籍。此书东传日本，在日本产生了长久且特殊的影响，成为史学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

3 端坐：日本人的“端坐”为跪坐。

先生的面前。我只觉得脚痛难忍，便由此生出对诵读的厌恶。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诵读训练还是大有益处的。我想，我能够喜欢上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诵读训练所打下的基础吧。当时，我把《文章轨范》¹这本书中全部69篇差不多都背诵下来了。是因为汉语饶有趣味，还是因为汉语生动感人？我不得而知，只是不停地诵读而已。竹添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现在你必须阅读《十三经注疏》²，不过，这本书是要自己认真去读的。”成年以后，每当我面对《十三经注疏》这本书的时候，耳畔便会响起竹添先生的这番话。而且，学习《十三经注疏》，就宛如在茫茫的大海中游泳，不知不觉之间就会觉得已经失去了自我。

虽然，我没有机会参加外祖父举行的诗会，但《幼学便览》、《诗韵含英》这两部书却被他们选作了我的课外读物。我开始踏踏实实地接受平仄韵的训练，而辅导老师依然是竹添先生。说起来真的很可惜，当时，先生用红笔为我批改的特别珍贵的习作诗稿，大都遗失了，现在手头仅存几篇。每当我看到它们，心里便会涌现出万般的留恋。

外祖父是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去世的，竹添先生自然也就不再来平河街了，我的诵读课程也随之结束。不过，大概在两年半或三年之后，我又有了接受先生教诲的机会。

1 《文章轨范》：一本古文选评集，其选评目的在于指导士子科举考试。选文按学习写作的顺序排列，评点注意释明句意和段落大意，重视修辞法，点出了关于写史评的技法，等等。

2 《十三经注疏》：后人为了便于查阅十三部儒家经典作的注和疏，再加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而成。

读到中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不禁有些臭美起来。除了读《论语》、《孟子》之类的汉文学古籍外，又开始涉猎其他内容。令我难以忘记的是，那天，我在位于浅草广小路上的浅草屋¹偶然淘到一本庆安版的《剪灯新话》²，立刻就被迷住了，就像蜜蜂钻进花丛一般，拼命地吮吸起来。当时，很多读物都没有“和刻本”³，我就找“唐本”⁴来读。我特别迷恋于《子不语》、《夜谭随录》等清代的志怪小说⁵，而将经书完全抛到了脑后。由于受《香奁集》⁶的影响，开始模仿它入神地作起诗词来。还十分热衷于将“印象派”的诗歌译成汉语的古体诗。之所以会深陷于印象派的作品之中，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受蒲原有明这帮人的影响。

受到森槐南⁷先生作品的影响，我动起了阅读《桃花扇传奇》的念头。记得，那好像是在进入三田读书前后。当然，《桃花扇传奇》是不可能读到的。正是因为读不到，就觉得书中内容不停地在眼前晃动，觉得它美妙无比。有时看到一两句自己能够看懂的句子，就感到它的美妙猛然扩大了十倍二十倍。

1 浅草屋：原为日本东京旧时书店的店名。

2 《剪灯新话》：指明代瞿佑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中国十大禁书之一。洪武十一年（1378年）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

3 和刻本：指用日文印刷的书籍。

4 唐本：指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书籍。

5 志怪小说：主要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记叙神仙鬼怪的小说，也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

6 《香奁集》：指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韩偓著，是中国古代诗人别集中的第一部爱情诗专集，千余年来社会影响较大。

7 森槐南：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及诗词作家。

就这样，我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迷恋那个，就在这样漫无目的、胡乱游荡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又回到了儿时曾经亲密接触过的古典作品的世界之中了。读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已是十分有趣，《史记》、《左传》更加能够抓住我的心。当我在听折口信夫¹先生课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诗经》、《易经》、《礼记》等古典作品特别感兴趣，并且，这样的深切感受一直传续至今。

说到中国文学，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很多，要是想将它们的魅力讲个明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最近我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是始终贯穿着“诗意”的，即便经书也不例外。而“诗意”最绝妙的产物诗文，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所在。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高深的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深深地感到，就凭一些理论，是很难说明白中国文学的美妙之处的。本来，中国话说起来就有点绕舌头，古典汉语就更是如此了。但是，这恰恰就是它无法形容的美妙之处。就这一点而言，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吧。至少，我对中国话“绕舌头”的这个特性是深感美妙的。

也许，中国话的这种“绕舌头”，很快就会失去它的逻辑性，而展现出它的非逻辑性。仅此一点就令人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人们才能感觉到中国人的诗意的存在。这难道不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吗？！

我说的这些，可能会遭到现代年轻人的批评，但我还是愿意坦

1 折口信夫：1887—1953年，大阪木津村（现浪速区）人，日本国文学者、民俗学者、歌人、诗人、批评家。